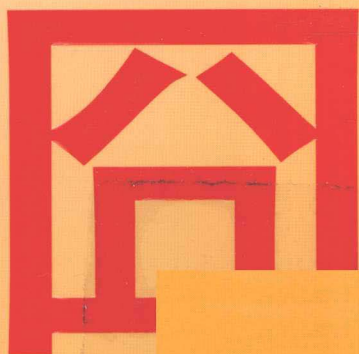


sina 新浪·重磅图书

本书电子版曾获得“搜狐读书”第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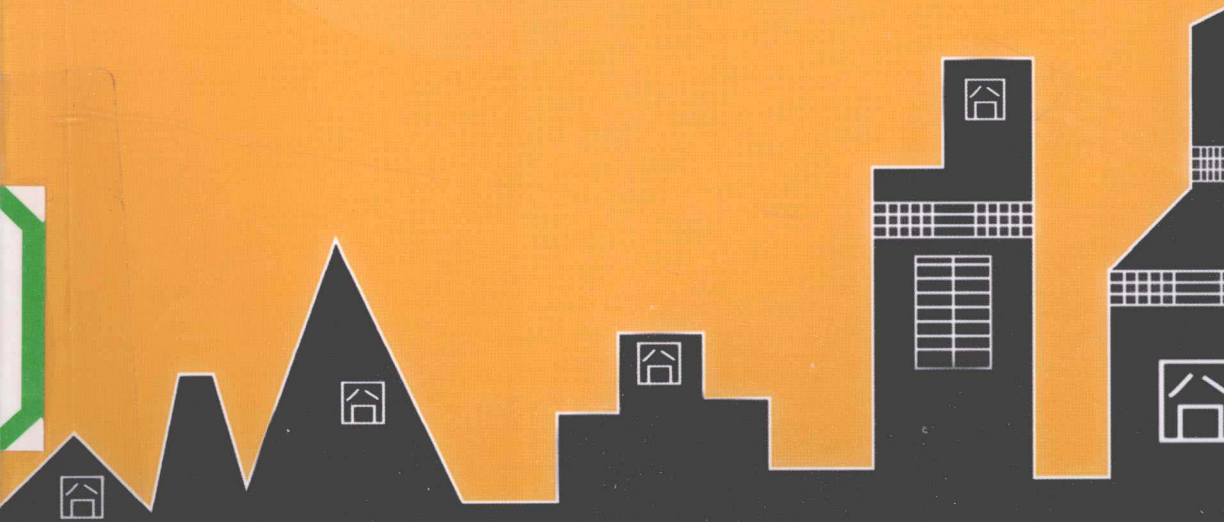


余大庆 著

原名：官场隐私

王跃文：作者以漫画笔法凌厉恣肆地写出现代人生存的种种

荒诞悲喜剧，利益追逐的丧心病狂，欲望横流的卑下灰暗。嬉笑怒骂中既是对崇高庄严的消解，更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有很强的时代感和介入意识。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回城

余大庆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囡城 / 余大庆著.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113-11934-8

I. ①囡…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946号

书名: 囡城
作者: 余大庆

策划编辑: 聂浩智
责任编辑: 刘 钢
封面设计: 成学正 何 鑫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70千

书号: ISBN 978-7-113-11934-8

定价: 28.00元



第一章

1

我在《妈祖》拍摄现场采访女主角阮寒的时候心情舒畅。她的一头长发不时被夜风吹起，丝丝缕缕的，就像夏日细细的蝉声。

仿佛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我们更多的是用目光交流。分针和秒针追赶着藏于眼眸深处的某种欲望。

阮寒离去的时候将那条围巾遗落在了地上，那上面湿漉漉的汗水在我的眼睛里盛开，似乎在释放着灵与肉勾通的符号。

我情不自禁地吻了下去，它在夜色下就像肢体般舒展。

冲冠一“吻”为红颜！假如这一吻变态，那也是一种优美的姿态。

那棵香樟树伸展开的枝叶比所有的梦都更加茂密，偶尔有几束绯红色的月光从枝叶间投射了下来，仿佛在制造着某种绯闻？我就向跟踪着自己的影子解释，这是“吻别”。

阮寒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了过来：“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吓得丢下那条围巾就跑……陈冠希的教训不能忘记，留什么也不能留下证据。

警察朋友周身正用电话“逮”住了我：“我们都在愚江酒吧，希望你能请你下午去采访的那位女演员。”

离《妈祖》剧组500米处就是那个愚江酒吧，我在包厢里坐下之后闷干了五盅50度的白酒，马上就将自己干成了“250”。

我做了“250”，想法就不落伍：“社会地位决定一个人的公共形象，没地位的人做的风流事叫‘下流’，有地位的人做的下流事就叫‘风流’，我们文人应该属于后者，清朝的一位秀才某夜倚床展读《汉书》，忽然一阵香风扑面，一个长着34D胸的美女翩然而至，说是渴慕秀才的学问，遂过来陪他免费睡觉。天下读书人闻之无不‘艳’想联翩，《汉书》也因此成为畅销书。”

人有了想法，上帝就会告诉你方法。那条通往卫生间的红地毯的两旁设满了座位，仿佛都是为阮寒而虚位以待。

我再次踏上那条红地毯的时候，也踏上了自己的心跳。那个靠窗的座位上刚坐下去一个熟识的身形，她竟然是阮寒？

服务员帮她拉开了窗帘，跃入眼底的就是我们山寨区最美的那条愚江。江水总是养育着浪漫，夜色下的江面上不时有白鹭呈现出的飞翔姿态。

我们再次用目光交流，似乎都在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静止之美。

什么叫“知己”？就是能够拿自己的隐私与另一个人分享，譬如我们共同经历了的那个“艳巾门”。

我按捺不住心情激荡，那双手竟然不听使唤般地碰倒了桌子上的那瓶红酒，一股红色的液体向阮寒激射而去。

阮寒慌忙躲避的时候被桌子绊了一下，整个人就往我的身上扑了过来。

我的下体一直在欲望中隐蔽地坚挺。仿佛摧金山，倒玉柱，我顿时痛得死去活来，就差当场唱起《把根留住》。

2

我将阮寒邀请了过来……她就像青花瓷上素胚勾勒出来的青花，放射出一丝青辉，在座的四位朋友的脸部表情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的眼睫毛都将自己的眼睛往上吊，吊出了一双双“青白眼”，仿佛李贺诗句，“泉脚挂绳青袅袅”。

那四位朋友分别是警察周身正、记者黄有情、银行行长谢天地、医生曾不同。一个个都是囹城的榜样人物。

我私下里却称他们是“磅”样人物。就像用注水的狗肉过磅，说不定就能秤出猪肉的分量，那个“磅”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是如何成为“磅”样人物？说起来话长……

囹年囹月囹日，周身正带领着几名协警员在山寨市区值勤，一名持刀抢劫的歹徒冲了过去，他挥舞起的刀锋在六月的骄阳下寒气森森，街上惊惶的人群都如波浪般向两边裂开。

周身正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从来就没有学过格斗擒拿的硬功夫，因此就担心：“歹徒如果往我的脸上搨上一刀，那张脸还没有成为‘明星脸’，就先成了‘刀疤脸’；歹徒如果往我的心脏上搨上一刀，那个硕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先成了烈士。”

歹徒脚下加速，周身正脚下跟着加速，他内心朝着歹徒喊道：“大哥，你不想让我追上，就跑快点啊。”

歹徒脚下减速，周身正脚下跟着减速，他内心朝着歹徒骂道：“你跑得这么慢，还敢出来抢劫，真是丢尽了你们这个行业的脸！”

周身正不想拉近自己与歹徒之间的距离，因为距离能够产生一切美好的东西，空间有了距离，他才会拥有四套商品房；时间有了距离，他会长出那张漂亮的脸蛋。

周身正想让协警员们顶在自己前面，把立功，或者当烈士的机会让给他们，就握起拳头向前一挥道：“兄弟们，冲啊！”



协警员们的脚步却越来越慢了，仿佛一群“牛牛流马”，就只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周身正朝着他们大骂：“你们滚吧！”

协警员们：“放心。我们已经滚远了。”

周身正只恨爹娘给自己多生了一条腿，如果少生一条腿，他就能拖住这帮协警员的后腿。

前面开过来一辆挂拖斗的卡车，空间的距离马上就被压缩了，仿佛一个容器上标着的最小刻度。

疲于奔命的歹徒早就被周身正吓破了胆，就将刀举到头顶上准备投降。他做出来的那种姿势实在不像是投降，更像是大刀王五举起了“追魂夺命刀”。

周身正也被歹徒吓破了胆，胆汁都快从脸上迸出来了。他此时最想听到的美妙语言不是某位美女MM对他说“我爱你”，而是眼前这个男人对他说“我不砍你！”

周身正可不想死得光荣，因此就“秀”光荣，他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奋起一脚往歹徒举起的那把刀踢去……

那辆大货车的司机突然伸出了一张红肿的脸说：“是谁用脚抽我的脸？”

那个歹徒忍不住说：“抽你脸的不是脚，是那位警察踢飞了的鞋。”

大货车司机见自己手里捧着一只名牌皮鞋，就伸出另一张脸说：“那就请警察叔叔再踢一次吧！”

周身正因为用力过猛而往后摔去，最后摔倒在一米开外的一块绿花带上，他演的那幕“假摔”骗过了群众雪亮的眼睛，但那个铁栏杆却不长眼睛，“咔嚓”一声，撞断了他的一根肋骨。

持刀歹徒见周身正这么没用，就想继续逃跑了，他的后脑勺就在这个时候被人重重地砸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

大货车司机却拎着那只皮鞋对持刀歹徒说：“兄弟今后可不能来找我报仇，那是警察的皮鞋砸倒了你。”

协警员们却一齐冲上来了。他们俘获的那把刀竟然还没有开刃。

山寨公安局为此召开了表彰会，决定给立功人员奖励五千元人民币。

协警员们说：“是我们捉住了持刀歹徒！”

周身正说：“证据能够说明一切，持刀歹徒的后脑勺还留着我那只皮鞋鞋钉砸出来的一个洞。”

3

囫年囫月囫日，黄有情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一名小偷盯上了自己的口袋。



黄有情故意发出了一声叹气：“我老婆比小偷还厉害，她早就抢在你们前面掏空了我的口袋。”

小偷：“你真可怜，我送给你一元钱买车票。”

黄有情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果然就摸出了一个一元钱面额的硬币，但那本夹着400元钱的记者证却不翼而飞。

黄有情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个小偷却已经拉开车窗跳了出去。

黄有情大叫了起来：“捉贼骨头啊。”

车上的好多乘客都发现自己身上的钱物被盗，他们都怂恿黄有情：“反扒老英雄，您快跳下去捉住那个贼骨头。”

黄有情戴上那顶老英雄的高帽子之后变得轻飘飘起来了，就抓紧一个吊带环往那个车窗上爬，他还不忘说几句豪言壮语：“小偷能跳下去，我为什么不能？”

那个车窗离地面的距离足有一米半多高，尘土扬起，仿佛中间隔着一片云层。谁敢爬上去，谁的两条腿就会打哆嗦。

黄有情被一个中年乘客抬起了屁股……他脸色发青地说：“你干什么？我跳下去会摔断腿的。”

中年乘客嘿嘿笑道：“没关系，我是骨伤科医生！”

黄有情一股怒气往上冲，就将自己“冲”了出去……好在他的屁股长满了肥肉，就像一个软垫将他托住，从而完成了一个空中英雄般的“软着陆”。

车上的乘客就鼓励他：“老英雄快去追小偷，他的脚刚才跳下去的时候好像崴了，肯定逃不远。”

小偷逃进了一条弄堂，黄有情在后面紧追不舍。

黄有情向小偷大打“亲情牌”：“我就靠每月一千元的工资养活双腿残疾的母亲和患了智障的女儿，你偷了我的钱，钱都不答应。”

小偷：“我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我还你钱，钱更不答应。”

他们说话之间脚步都减慢了下来。就像高速行驶的汽车挂下了一挡，黄有情就利用这个“空档”追上了小偷，劈手将他手中的400元钱抢了回来。

小偷气得大骂：“他妈的，老子运气好的时候遇贵人，运气差的时候遇鬼人，你这个老鬼竟然将我给骗了。”

世界有时候就是那么荒谬，黄有情与小偷的角色开始转换了，黄有情转身就逃跑，惊慌如小偷。

小偷却在后面边追边喊：“有人抢劫啊！”

眼前刀光一闪，闪出了两个拿着弹簧刀的彪形大汉。他们用刀锋抵住黄有



情的脖子，抵得黄有情的脖子一阵凉飕飕。

黄有情就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将报社社长邬亮的家址告诉你们，他是那种收了下属的礼却从不为下属办事的最无耻的贪官，如果去他家偷，你们就是当代的‘燕子李三’，你们从事的工作肯定比纪检部门更伟大。”

彪形大汉：“我们的行话叫大盗盗官员，小偷偷职员，我们只考到了小偷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只能偷你。”

黄有情抽出一张大钞说：“给你们100元钱。”

彪形大汉：“别啰嗦了，将400元钱都拿出来。”

那把弹簧刀在他的肉里深入了几分，脖子上现出了一道浅红。

黄有情只得又抽出一张大钞说：“再给你们加100元钱。”

那把弹簧刀在他的肉里又深入了几分，脖子上现出了一道深红。

黄有情决定向那把刀妥协，而心里却想着如何在他们身上弄点证据，从而让警察帮自己抓小偷。

黄有情就哭丧着脸说：“我被偷了400元钱，老婆肯定会怀疑我给了小蜜，你们给我打个证明，就说我支持了残疾人。”

彪形大汉怒道：“为了你这几个臭钱，老子难道还要将自己弄成残疾？”

黄有情回到报社之后就向同事说起了自己那个脖子的受伤情况：“那是我捉小偷时被砍伤的。”

报社副总编东方葵花多次听到黄有情在不同场合称赞自己是囧城第一才女，她投“塑料桃”报“塑料李”（塑料，塑造的材料），就在报上发表了歌颂黄有情的通讯《怒向刀丛抓小偷》。

4

囧年囧月囧日，“云豹”台风袭击囧城。

曾不同对于工作的态度就像打多了青霉素，有着明显的抗药性，他夜里要参加区里统一部署的抗台工作，却在八时集合之前还跟着病人家属吴红去了酒吧。

那夜他们喝了不少酒。酒吧里有个潜规则是男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找刺激，女人来这里都是为了受刺激。

曾不同借着酒兴对吴红说：“我去抗台现场应付一下就回来，你可以在这个包厢的沙发上小睡三四个小时。下半夜月朦胧，人朦胧，我们就可以共此一帘幽梦。”

吴红：“可我失眠。”

曾不同：“你从1数到99，不停地数，就会睡去。”

吴红：“这办法我试过。可我数到9时就会跳起来。”

曾不同：“怎么会这样？”

吴红：“因为我是一位女拳击手！”

曾不同过了好久才说：“你不用等我了。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决定今夜坚守在抗台前线。”

为了赶时间，曾不同骑着摩托车几乎是一路往前飚。

前面那条大路的下坡处有一左一右二盏大灯明晃晃的直刺眼。曾不同的眼睛冒着酒泡泡，就认定那是道路两旁的电灯泡（路灯）。但他的心里还是有点纳闷：“今夜刚下过一场大雨，周围景物清晰可辨，为什么两个路灯中间的雾气会如此之重？”

曾不同小时候看过电影《雾都英雄》，生命中久违的那份英雄情结因那团雾气而得到回归，就骑着那辆摩托车俯冲下去。他这一冲却冲向了噩梦……前面本来就没有什么路灯，那是一辆停在公路边修理的大货车亮起的车灯；前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雾气，那是大货车喷出来的水蒸气。

仿佛飞机撞上了世贸大厦，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周围冒起了一团烈烈浓烟，外加一片血光。

曾不同直着身子飞过去，横着身子飞出来，他没有成为英雄，倒先变成了“恐怖袭击分子”，那个样子更像是一颗“人肉炸弹”。

路边有一个被废弃了的窰井，那里恐怖得就像“独立日”的空战，体大如蝇的蚊子、蚂蟥嗡嗡飞舞，老鼠和癞蛤蟆四处乱窜，它们的眼睛因饥饿而变得血红。

曾不同却偏偏掉进了那个窰井。仿佛从天上掉下来了一块“美味人肉”，而且“配菜”也挺丰富。譬如他的鼻子里就喷出了鲍鱼羹的丝丝黑汁，他的嘴巴里就呕吐出了大闸蟹的块块红膏，外加全身散发出来的茅台的醞醞酒香……那是动物界千年都等不了一回的人肉盛宴，不饕餮他还饕餮谁？

从两旁林子里扑楞楞飞起的夜鸟却没有这个口福，它们只能围着那个窰井嘶鸣，鸟皮渐瘦终不悔，为伊消得鸟骨酥。

曾不同的脸被啃咬得“麻”了，仿佛一本《麻衣神相》。他不由得担心起了自己的鼻子……山寨算命先生周半仙曾经对他说过：“你的鼻子具有奇相，兰庭相辅主其富，伏犀贯顶主其贵，一定要做好安全保护工作。”而他今夜却偏偏忘了戴口罩。

那位大货车司机来到了窰井口，但却没有救他的意思。

曾不同大叫：“快救我啊。”

大货车司机：“你是什么身份？”

曾不同：“我是医生。”

大货车司机：“那你给我两千元钱，我就救你。”

曾不同：“你有没有良心啊，救人也要钱？”

大货车司机：“你救人的时候收红包、开‘天价药方’，难道就有良心吗？”

吴红却在这个时候开车赶来送还曾不同刚才遗失在酒吧里的手机……她恨那位大货车司机见义勇为，就一拳将他打得直流鼻血。

曾不同内心庆幸不已：“好在我今晚没有在吴红身上找刺激，不然的话，我的鼻子就会与他落得个一样的下场。就算戴着安全套，也抵抗不了她的拳击套。”

吴红将他送往了医院……曾不同就像刚从战壕里抬出来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显出了几分壮烈，那张脸上裹满着层层纱布，而露在外面的两个鼻孔里还留着几具蚊子的遗体。

山寨区宣传部长陈文子代表区委、区政府前来看望曾不同。那是因为曾不同的名字被列入了抗台受伤人员名单。

曾不同认为鼻子在《相学》里叫“中岳嵩山”，嵩山脚下有少林寺，那是英雄的化身。他就挺着鼻子说话：“我掉到窖井里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念头，要死也要死在抗台现场！”

5

囿年囿月囿日。谢天地被一帮客户灌得酩酊大醉，午夜时分飘回到单位值班。他还没有进门，就憋不住尿了。

商业银行门前的一棵柳树上挂着一块牌子：“此地禁止大小便，违者没收工具”。

谢天地忘了那块牌子是自己亲手写的，就大骂道：“这个人也太缺德！没收了老子的‘工具’，老子今后该上男厕所，还是女厕所？”

商业银行的二楼墙壁上挂着一个大屏幕彩电，正在反复播放着某个厂家生产的坐便器广告。

谢天地充满了疑惑：“谁将坐便器安得这么高，还让不让人小便啊？”

那棵柳树却呈现着欹斜之状，仿佛从二楼伸下了一架梯子。

谢天地从小生长在农村，那个时候在树上爬来爬去捣鸟窝，从而练成了一身“鸟人”的本领，他此时就踩着柳树的凹凸处蹭蹭蹭地爬了上去。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棵柳树竟然往地面深陷了下去，从地底传出了沉闷之声——“啊，啊，啊……”那声音仿佛用锯子锯得一截一截的，在阒静无声的午夜显得异常恐怖。



谢天地赶紧抓住了树干，他的身子没有掉下来，而那股酒精浓度很高的尿水却先“掉”了下来。

睡在路边的一位老乞丐的半个身子坠入了那个裂开了的窟窿，他在睡梦中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淋在自己脸上的几滴尿，就美美地说：“我是不是掉进了酒缸里，只是那酒有点酸。”

路灯的光被柳树倾倒下来的阴影挡住了，仿佛落了一地灰黄的锡箔纸，老乞丐的身体再往下坠的时候才清醒了过来。

他低下头来见到了地底下有好几双瞳孔幽幽地闪着光，吓得一骨碌爬起：“啊，见鬼了！”

他抬起头来又见到柳树上晃晃荡荡挂着一个“吊死鬼”，吓得一骨碌倒下：“啊，又见鬼了！”

老乞丐最后是被地底下伸出来的几双手给抛了出来。他立马就展开了丐帮“污衣派”身法连滚带爬地逃走。

空旷的街上传来了老乞丐在喊叫的声音：“报告政府，鬼在街上搞集会啦！”

谢天地吓得骨头都软了，软得就像《聊斋》里鬼挂在树上的一张人皮。从裤裆口流出来的残尿，更像是鬼在制作人皮时没有提炼干净的几滴油脂。

早起赶集的一位农妇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人，身上散发着馊酒味儿，她提在篮子里的那只雄鸡唱得天下白，也唱得谢天地翻眼白。

商业银行的秘书艾未未打电话来向谢天地祝贺：“谢行长，你昨夜立了大功！”

谢天地有气无力地答道：“我昨夜人都立不住，怎么会立大功？”

艾未未就显得不好意思了：“您其实是尿出了大功……”

原来一个盗窃团伙早就盯上了商业银行，他们在马路对面租了间储藏室，就往那边挖地道。

盗窃团伙刚将商业银行门口的那棵柳树的根部都挖空了，谢天地却偏偏爬上树顶撒尿，那个六十多公斤重的身体就将那棵柳树压得深陷了下去。一桩大案随之告破。

记者前去采访谢天地英雄事迹的见证人老乞丐。别看老乞丐挂着个讨饭袋，他却同样能像知识分子一样“掉书袋”：“谢行长那个神勇啊，就像鲁智深倒拔杨柳树，这一拔就‘拔’出来了一个盗窃团伙。”

谢天地在请老乞丐吃饭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说：“你说的话水分太多了，就像电线杆上的广告。”

老乞丐更正道：“是像电视广告。”

.....

我出于“崇拜”，就立志让他们在新闻纸上站起回城的孔繁森、雷锋，因此闭门创作《回城榜样》。

我给他们做起了“移植手术”，就是剝掉了一个个身上的“食鲍鱼器官”、“食茅台器官”、“食美色器官”……取而代之的是孔繁森、雷锋等巨人身上那一件件金子般闪光的精神器官，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变得高大全。

市委副书记周日在一次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回城榜样》这本书有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

灵魂向上，是天堂？上天堂的不一定都是天使，有时候恰恰是“鸟人”。

第二章

6

阮寒弯下身去向诸位“榜样人物”深深一躬，胸部顿时露出了一道碗形的乳沟，若隐若现的双乳仿佛“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

黄有情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胸部，他似乎想变成《封神榜》里的杨任，从眼睛里长出手来……

我曾经送给黄有情一本《道德经》，就是希望他多练《道德经》，莫练《九阴真经》，因为他是“榜样”。“榜样”就是道德的化身，就算自己化作了夜幕下的色狼，但必须要做披着人皮的狼。

黄有情此时却连人皮也不想披了。他将桌子当作了一个“发射架”，将酒杯当作了一个“助推器”，似乎随时要向阮寒发射那只“手”。

我就警告他：“阮寒就像是不占系统资源的绿色软件，你别想着用那只脏手在她的面前打开黄色页面。”

原来精神是用来分裂的，我们都鄙视黄有情好色，但却不鄙视自己好色。

谁都喜欢看阮寒端起酒杯轻晃一下的样子，那浮起的酒色犹似螭首玉颜，那冒起的酒花就像柔荑凝脂。

阮寒喝酒从来都是一饮而尽，有一股飞扬的豪气。她的酒量也确实是好，啤酒水、黄酒水、白酒水，仿佛只是洒洒水。

我不由得赞道：“原来女人是酒做的骨肉。”

仿佛从魔瓶里释放出来，我们都在阮寒面前各显个人魅力。演艺圈没有圈，只有门，就都色迷迷地想着今夜要亲自为阮寒打开一扇门，让自己担岗主角。

黄有情是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会员，他认为自己应该最有资格打开这扇门，那是因为古今皆有例可援，司马相如是文人，他打开了皇后阿娇的“长门”；陈冠希是演员，他打开了影后阿娇的“艳照门”。仿佛千古风流冥冥契合，两个门奇迹般地藏着同一个“阿娇”，“阿娇”的前世今生就注定与文人、艺术家共徜徉。

我们都见到了黄有情张得很大的嘴巴里露出来的几颗黄黑相间的龋齿，牙缝里还嵌着几瓣绿油油暗惨惨的菜叶……那张嘴巴仿佛具备了汉语的浪漫主义特性，简直就能吟出一篇《牙赋》。

我们都听到了黄有情打出来的酒嗝儿……那个滑动的喉结仿佛具备了音乐的节奏感，简直就能分得出来“宫调”和“商调”。

阮寒却不理会黄有情的自作多情。她的眼睛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清澈，看到

他的时候就浑浊。

黄有情下体的那个“水箱”突然漏水了，就频频地上厕所。他每次都是在小便池前伸出一只手往裤裆里掏上一回，就急呼呼奔回，仿佛连换气都没有功夫，就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那张老脸憋得通红。

阮寒有苦说不出，因为黄有情每次都是摇摇晃晃地从她胸前挤出去，又摇摇晃晃地从她胸前挤回来。

谢天地：“老黄撒泡尿就能照出自己是色狼。他应该去动物世界做‘带头狼’。”

我与阮寒调换了座位，从而给了她一个相对不受骚扰的空间。

黄有情下体的那个“水箱”就关紧了闸门，但嘴里的“水箱”却直往我的十八代祖宗身上泼脏水。

我笑道：“十八代祖宗都恨我没有生儿子，火气正旺，你撒出来的尿刚好替他们灭火。”

黄有情打败了“阵地战”，就转入了“地道战”，那双眼睛尽往桌子底下膘。仿佛那个地方会出现“八幅罗裙两揭开”。

我叫来服务生将那条围桌布放了下来，偷窥门顿时关闭。黄有情只得向着自己的下身发出了一阵幽幽叹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曾不同就在黄有情的裤裆狠狠一按，果然发现他的下身出现了唐诗意境——那个地方硬邦邦地横着一条小舟。

7

阮寒虽然身处“十面埋伏”，但却将我们都喝“面”了。她举止仍然端庄稳重，眼眸像含秋水，但秋水却并不恣肆。

我们一个个跑去卫生间呕吐，又一个个回来继续喝，酒精度决定态度，我们望不穿秋水，也要望穿酒水。

阮寒劝道：“你们会喝坏胃的。”

周身正代表我们回答：“我们已经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胃’，‘胃造形’造出来的都是金块；‘胃切片’切出来的都是金条；‘洗胃’洗出来的都是金沙子。”

阮寒笑道：“原来酒精可以用来炼金？”

从傍晚六时喝到十时，四个小时在酒杯相碰间飞逝。

周身正的舌头有些打不过转了，他不靠谱地转称比自己岁数大的老黄、老谢、老曾为黄老、谢老、曾老。

阮寒就顺着他说：“黄老好！谢老好！曾老好！”

周身正比我大一岁，就比较靠谱地转称我为单大哥。

阮寒也顺着他说：“单大哥好！”

黄有情、谢天地、曾不同都被周身正给说老了，人人都呈现出满脸沧桑。

周身正提醒他们：“你们这个年纪一定要注意身体，喝多了酒容易发生心肌梗塞，或者脑溢血。”

黄有情、谢天地、曾不同的脸色都难看极了，仿佛出现了发病前的朕兆？让人担心是不是该给他们的鼻孔插个氧气管。

周身正又提醒他们：“保持呼吸，不要断气！”

我笑道：“现在就只有周身正有‘人气’。”

周身正的那双眼睛开始热辣辣地向阮寒“放电”。而且不断地加足电力，直至满格。他自信地认为阮寒一定能够Whenyouknow（心领神会）。

黄有情：“周身正这台破发动机发出的电，用来电倒恐龙还差不多。”

曾不同：“恐龙说，那个姓周的与我不‘通电’，请他千万不要来‘电’我。”

我装作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啊，周兄长得太像韩国影星！”

周身正就扮了一个酷相说：“单大哥说说看，我长得像谁？”

我：“就像那个服毒药死了的安在焕，车祸死了的李言。”

黄有情、曾不同齐声说：“周身正就像他们死了之后的样子。”

周身正身不正，就别怪我们影子歪。黄有情往周身正的啤酒杯里掺入60度的白酒，曾不同往周身正的啤酒杯里放进了几颗巴豆……我们都想将他往死里整，好让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去追“星”。

周身正死撑到醉袖扶危栏，最后呼噜一声倒了下去。他的那个金刚不坏之“胃”仿佛在炼金炉里熔化掉了，两个鼻孔都喷出了黄浊浊的气体。

曾不同呜呜哭道：“是我害死了小周。”

他决定要以死谢罪，就边哭边奔向餐桌上的横梁。

我急忙拉住他：“老曾想干什么？”

曾不同：“桌子上的一杯杯毒酒都太难喝了，还是上吊舒服。”

谢天地嘲笑起了曾不同：“只有女人才想到上吊，男人就得玩点勇气！”

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信用卡，拼命地往自己的手腕上割静脉。

黄有情骂道：“你们酒喝多了就发酒疯，简直是倒尽了我们山寨男人的脸面。”

他倒是挺有风度地脱了上衣说：“老单，你帮我在背上刺四个字。”

我问道：“是‘精忠报国’？”

黄有情想了好久才说：“是‘送我回家’。”

我快到四十不惑了，但还是抵挡不住阮寒的诱惑。纯银般的灯光就像白色药粉调动我体内的欲望，荷尔蒙不绝如缕。

仿佛是某种心灵之约，我们沿着那条愚江一起往阮寒住的那个宾馆走去。

江边来来往往的汽车拖着光的流线织来织去，织出了梦幻般的山寨的夜。眼前的夜色不是苏轼描写的那种西湖般的“空濛”，而是一片灰蒙蒙。

汽车尾气卷起了苯、甲醛等混合的化工粉尘，纷纷扬扬的粘在了我们身上，就像一个让人无法拒绝进入的灰色梦境。

愚江从明代开始就是山寨区著名的一道风景，烟波浩渺，碧水如绸，鸟来鸟往，春天的嫩枝上长出水灵灵的新芽，掐一下，就能滴出水来。

城市的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一个死弯，一座座化工城、鞋帽城、阀门城在江边的稻田上不断矗起……工业废水无声无息地流进愚江，腐蚀着愚江水做的骨肉，从此我们在梦里再也听不到月色拂动蒹葭的声音。

江面上铺满了大面积的绿藻，那不像是被春天染绿，更像是被“孔雀石绿”染绿，长着一身绿毛的老鼠到处乱窜，它们的体积比《史籍》上记载的官仓老鼠还要大。我们此时就见到它们将一条条溃烂的死鱼拖进了长堤边的某个洞窟。

波浪的忧愁打着“死结”，而西风吹送。

山寨的蓝天香河从此成了往事一样的追忆，高耸的烟囱喷出的烟雾仿佛扯碎的黑棉棉似的一团团散落，从一片天空到另一片天空。

每日照常升起的太阳仿佛被添加了工业色素，就像一颗悬浮着的“红心鸡蛋”似的色泽灰暗。万物生长不再靠大阳，而是靠大篷，或者靠流水线生产车间。

每夜照常点缀在天幕上的星星不再是穷人眼里的钻石了。山寨老板们的手长得都能伸到天，他们早已将“钻石”换成了欧元、美钞，夜空似乎都变成了他们的生产基地。

山寨连绵几十里的海滩涂堆满了洋垃圾，工矿企业都将排水管通往内海的海底，排放出了镉水、硫酸、乙苯……就连生命力最顽强的鲨鱼都很难生存，珊瑚沉默，再也见不到那片蔚蓝色的海岸。

山寨难道听到了来自鲁兰斯·查理斯被神诅咒的《忏悔曲》？谷水村有50多人罹患上了肝癌；哀牢村的孕妇生下了10多个畸形儿……

我变得有些习惯性地参加着亲朋好友的追悼会，死者的灵堂都贴着那对古老的挽联：“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但蝴蝶都被工业废气熏走

了，杜鹃都被工业废水烂断了根，寄托哀思都显得那么奢侈。

山寨的老板们却总是将每一位老百姓的死亡当作了政府的一项统计数据，似乎与自己无关。

山寨区长贾正道在参加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上忧心重重地说：“山寨经济的发展大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个代价似乎太大了，我们是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环境和人？”

企业家们异口同声的答道：“先发展经济。”

京城一位环境专家警告山寨老板：“山寨区化工城立项的产品都带有剧毒成分，排放出来的大剂量毒气足以毁灭一方土地上的人畜。再继续将环境破坏下去，山寨最终会走向可怕的‘2012’。”

东方集团总经理雷畏：“就算明天是‘2012’，那说明——至少今天还不是。”

华发集团总经理阎世宝：“就算今天是‘2012’，我们也不需要上帝来造诺亚方舟，我们有大把大把的人民币，难道不能自己造？”

9

阎世宝一语成谶！他能造出神话版的诺亚方舟，但却造不出现实版的生命之舟。

阎世宝查出了肺癌已是晚期，原本100多公斤重的“大块头”瘦得就剩皮包骨头，两颊瘪得连臭豆腐都嚼不动了。

分针与秒针追赶着一辆手推车，阎世宝的妻子郑春娟正推着他在与人世告别。阎世宝在夕阳残照下呈现出了一副临风欲倒的“骷髅美”。

山寨追求骨感的肥男肥女们见到他都悠悠神往：“阎总的那个化工厂肯定在生产‘减肥烟’，谁爬上那个大烟囱上去吸几口烟，谁就能减肥。”

阎世宝凄然答道：“我愿意用那个化工厂，换你们一身肥肉。”

肥男肥女们全都摇头：“我们如果进入化工厂，车间里的烟量可就太大了，说不定会将我们直接薰死，那种交易太不划算。”

郑春娟笑道：“那你们就达到减肥目的了，躺进坟墓里，肯定就会变得像阎总一样有骨感。”

阎世宝抱着最后的希望飞往美国，资本主义国家能造出航空母舰，能发射载人飞船，还怕治不了区区几个癌细胞？

阎世宝身上的癌细胞果然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吓得直跑，不过是从肺里“跑”到了肾里、胃里、脾里，最后“跑”到了骨髓里。

阎世宝在暴富之后曾经得意地对老婆说：“幸福是什么？就是你吃鱼，我